

秦俑秦文化丛书

走出帝王陵

Beyond
The
Imperial
Mausoleum



刘 珺 /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秦俑秦文化丛书

走出 *Beyond The* *Imperial Mausoleum*

帝王陵

◎ 刘 珺 /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帝王陵/刘珺著.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604-2623-5

I. 走… II. 刘… III. 散文诗—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0211 号

走出帝王陵

刘 珺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内 邮编: 710069 电话: 88303313 88302590)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向阳印务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18.25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55 千字

ISBN 978-7-5604-2623-5 定价: 45.00 元

《秦俑秦文化丛书》总编撰委员会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石兴邦 何清谷 张文立 段志长
袁仲一

主 编 吴永琪

副主编 曹 玮 朱学文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辉 王子今 田 静 芦建华
张天恩 张颖岚 黄留珠 彭 卫
臧知非

《秦俑·秦文化》丛书 总 序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中华大地西北黄土地上，揭开了一处古代宝藏。这便是后来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由兹伊始，便掀起了一阵又一阵不大不小的秦兵马俑旋风。国外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纷至沓来。兵马俑的代表也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五大洲。来兵马俑博物馆参观的中外观众每年 200 余万。以兵马俑命名的现代生活用品、食品也投入市场。古代优秀文化有力地冲击着现代文明，这种文化现象在许多古文化现象中还是不多见的。所以有人便说这是一种“秦俑效应”。

“秦俑效应”的深层影响，还在于它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方面。首先进入秦俑坑考古工地的考古工作者们，从他们对秦俑坑出土文物的发掘和研究，最早公布了早期的研究成果。以后，研究家的视线由秦俑为出发点而旁及中国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艺术，几乎涉及到社会科学的所有门类。同时，还出现了不少的文学作品如诗歌、绘画、影视、报告文学等。接着，又先后召开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对秦俑的研究，更加深入。于是，有识之士提出了把秦俑研究纳入秦文化的研究中去，扩大了研究的层面。这样，秦俑研究便与秦文化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更准确地说，秦俑研究因之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样的学术氛围，给这套丛书的编写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从学术界的大气候看也是一样。前些年兴起了一阵为时不短的文化热。热浪过后，便是深沉的思考和更加细致而扎实的工作，从各个层次、各个角度、各个历史阶段来对文化史作深入的探索。秦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自然应该从多维视角中进行研究。这也是这套丛书应运而生的前提条件。

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虽然有不少前贤及后起之秀做了大量工作，但目前仍然是学术界的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这同中国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不合拍的。它应该由对文物的诠释到将文物放在当时的历史中去论证，再到历史哲学的研究，层层递进。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在于为文化史的研究做些敲打边鼓的工作，在这里，我们同其他文化史研究家一样，同样遇到的是对文化的理解及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的问题。从克莱姆、泰勒奠定的文化人类学开始至今，关于文化的定义有的学者统计已达 160 多个，歧义横生的文化定义，自然给予我们一个难为的选择。我们还是选择了关于文化史的研究，应该把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就都作为研究对象这样的观点。人类的一切活动，既是思维过程，又是实际创造过程。这两方面互为表里。我们只能把物质文明的创造过程当作研究的基础，才能使精神文明的创造过程的研究成为客观合理的概括。考古发掘出的古代物质文明的创造，成为我们认识古代文化进程的重要依据，便说明了这一点。秦兵马俑、秦陵铜车马，既是秦代的物质文化的创造，也是秦代精神文明创造的反映。不少学者依此来论证秦代的社会文明，填补秦代文化史的多处空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秦陵列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清单，也说明了这一点。基于这种看法，我们在选题中，既包含了物质文化，也包含了精神文化。

这套丛书是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和秦俑学研究会秘书处合编的。丛书改变了其他丛书的划一面目的编辑方法，结合秦陵秦俑的旅游，也为了扩大

读者范围，将一些旅游者有兴趣的、可读性强的内容健康的选题，也列入其中，所以整个丛书，又有不同的层次，以适应更广泛的读者层面。

参加丛书编写的是由老、中、青结合的作者队伍。他们的写作态度是认真的。读者们看到了他们的著作，便会感觉到这个特点。虽然他们热切地想将自己的全部知识和才华都奉献给读者，但因为学识、阅历、经验、水平等原因，在各本著作中也可能程度不同地会有一些错误和不足之处，我们诚恳地等待着读者的批评和专家同行的指教。

我们对为这套丛书出版付出了艰辛劳动的作者及工作人员表示热忱的慰问，对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领导同志的支持、鼓励和帮助，表示由衷的谢忱。出版社的领导及同志对这套丛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也值得我们铭记和感谢。

《秦俑·秦文化》丛书总编撰委员会

序

这是一部散文诗式的关于秦始皇陵、秦俑的学术著作，一经翻阅便不忍释手。文字清新、流畅，像一股清泉，沁人肺腑，给人们带来轻松、愉悦和甜蜜。又像似飞翔的天使，引人进入高雅的文化殿堂，吮吸浓郁的文化乳汁，启迪心智，领略美的享受。

关于秦始皇陵、秦俑的著述已有很多，但多偏重对遗迹、遗物的考释，追索其文化内涵和发展演变的脉络。《走出帝王陵》一书独辟蹊径，以睿智的视觉，去观察、领悟蕴涵在遗迹、遗物深处的文化精神价值和永不泯灭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使人们“触及先祖的灵魂和肌肤”。对大批武士俑群，作者没有着意于服饰、冠履、容貌等表象的记述，而是揭示表象下隐藏的精神。透过将军俑那强健的体魄、额间的几道皱纹、嘴角的那丝微笑，显示他戎马一生、足智多谋、披荆斩棘、无往不胜所铸就的荣耀和军魂。掠过那千人千面俑群的多姿形象，透视古老的心灵。作者指出“这不是一批安静的艺术品”，而是“拥有巨翼，能自由翱翔无垠疆场”的活生生的战士。其所显现的“力”像大海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这种力不是张扬的，而是内敛内聚于艺术形象之中，“激荡着帝国的风貌”，洋溢着向上的时代精神。俑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真人在艺术上的定格。在专制的时代里必然隐现着个性的“压

抑与张扬”。“压迫的情感在简约、粗糙的造型表面得到宣泄；而着意刻画细节中则明显隐藏着叛逆者还乡的心愿。”

对秦俑艺术的作者陶工的讴歌，作者没有着意于造型工艺的精湛，而是透过秦俑身上遗留下陶工的指纹等微痕，张开想象的翅膀，描绘制作过程中的艰辛和心灵的活动。“在旷日持久的浩大工程中，在漫无边际的煎熬中”，“双眼已熬红”，“一双双大手在这样的时代中因肉体 and 心灵的双重受难而获得力量和灵巧。它们有时被利刃砍伤，有时被风拉开血口，但最终，它们把历史的痕迹留在艺术品上，也把手指划过的纹路藏进了陶俑们空空如也的内腔。”一件件栩栩如生作品的成功，陶工的心灵得到“休憩”，获得“平静”与“无比的轻松”。正是这一双双灵巧的手和睿智的心灵，铸就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奇观、东方艺术的一颗明珠，为人类留下了“永恒的纪念”。

该书对秦始皇陵、铜车马以及其他许多珍贵遗迹、遗物的记述，无不着力于其所承载的文化精神价值的抒发。在抒情中显示人的心灵及时代脉搏的跳动，阐发的是历史的哲理。

2009年是秦俑发现三十五周年，也是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几十年本是短暂的一瞬；但对秦俑馆、秦俑考古队来说，却是日新月异巨大变化时期。变化的历程是一幕幕鲜活的历史，内容丰富，多姿多彩，有许多感人的故事，跳动着秦俑人一颗颗“爱岗敬业”的赤诚之心和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如无记述，随着时间的流转，这一切会自然无声无息地永远消失。

本书的作者刘珺在秦俑博物馆和考古队的小院里度过了他的幼年、少年时期，与博物馆的发展变化同步成长。正如他所说：“生于帝陵之畔，开启了属于我的幸福源泉”，“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秦俑一号保护大厅、野草莽莽的（考古）院落、红砖覆瓦的房屋、还有那株永不枯槁的老杏树……

一溜排开的小屋中，既有我们的家，也有专门的屋子用来修复陶俑……”这一切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成为“不会因为长久的遗忘和忽视而干涸的幸福源泉”。书中《记忆·大厅》、《环境·旧居》、《博物馆里的秋天·时光漫步》、《年华·学者》、《乡村·岁月》等诸多篇章，像一幅幅带有诗情画意的长卷，展现了秦俑博物馆变化中的环境风貌、文化景观，承载着秦俑人艰苦创业的思想情感和闪闪发光的纯洁心灵。

作者说：“秦俑博物馆不正是一本耐人寻味的回忆录吗？”“学者们纷纷增添了几缕白发”，“考古、勘探、保护、发掘；学者们在迷雾中一层又一层地揭开了蒙在一段历史上的泥土、尘埃和风沙，为此他们付出了一去不回的青春年华”。以纯真的心灵、诗一样的语言，把深深印在他心坎上的五彩斑斓的旧影展现出来，让我们分享他的愉悦与甜蜜。

作者所记述的诸多景物，包括一草一木，我都是熟悉的。因此倍感亲切，勾起我无限的回想与遐思。茅草丛生的考古队小院，还有院中的那棵老杏树，如今已不见了。这里已是一片绿色的草坪，考古队也搬进了舒适的办公大楼。一号俑坑保护大厅南边的那堵长长的石壁、绿色的葡萄长架，还有大厅东侧的场景……，如今都变了。如果再往前追索，这里原是一片荒漠的树林和乱石滩，夜里经常有野狼出没；如今已变成环境幽雅、舒适，四方宾客云集的高雅文化殿堂，享誉世界的旅游热点。每一个生活工作在这里的秦俑博物馆的员工，对这一巨变无不感到骄傲与自豪。用刘珺的话来说，这是永远不会遗忘和不会干涸的“幸福源泉”。

我感谢《走出帝王陵》一书的作者给我们留下许多美好的历史剪影。祝愿他像雄鹰一样展翅飞翔。

袁仲一

自序



“在罗马卫城的遗迹之间，我有了一部著作的计划，这部著作几乎占去并愉悦了我一生的二十年光阴。”说这句话时，吉本五十岁，七年之后，他将带着永恒的愉悦之感从世上离去。他所提到的著作便是《罗马帝国衰亡史》，书名很好地显示了吉本年轻时代的雄心和自信。从他在罗马卫城的废墟间漫步至今，两百余年的光阴又悄悄过去，伟大的作品却仍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后人……

吉本的话中有两个词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愉悦”和“占去”，他将这样一对看似矛盾的词语，通过作品的最终完成，使其丧失了对立意味，并赋予其丰富而辩证的哲学底蕴。事实上，吉本的话里藏匿着一种平和深沉的幸福之感，我感觉，吉本甚至想亲口将自己的幸运之处告诉人们，以便找到真正能够从事继承的后人。

成年以后，常常听朋友谈起自己的苦闷，其中包含着对时代、人心、机构、教育等等的怀疑和责难，然而，很少有人适时地反观自身，似乎全然忘

记了从“母体”中天然继承的幸福源泉。人们习惯了在陌生的疆域中孤军奋战，然后逐渐丧失所有的幸运之感，变得麻木、庸碌、狠毒甚至卑贱。我们都该为此感到遗憾，然后即日起程，寻找那原本就属于我们的、绝不会因为长久的遗忘和忽视而干涸的幸福源泉……

二

的的确确，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能夺去的正是我们自身的幸运之感！

生于帝陵之畔，开启了属于我的幸福源泉。如今我的居处，正是秦俑诞生的地方。平原之南，是壮丽的大山，登山北望，可见一马平川。从遥远的渭河之滨，徐徐铺展着阡陌互通的广袤农田，当夕阳金色的犄角把各处撞遍，暮神便及时为这片古老而生机勃勃的土地亲手覆上一层纤薄的华毯。在旷野中，随处可见怀古的幽光，仿佛远去的历史在此处留下了它们的后裔。两千年前，同样的夕阳一定也曾笼罩了筑陵工匠们疲惫的身影，还有那些秦兵马俑，泥坯已经成型，在开阔的空地上，它们摆出规矩的阵形，虽然仍未入窑成陶，施彩完工，但泥坯周身已承蒙自然恩宠镀上一层金箔，犹如大将百战而功成，身着金甲，意气风发地准备加入战神的行列之中。晚风吹拂，夜色苍茫，在野草深处，历史的精灵蠢蠢欲动，仿佛要为人们讲述过往种种……

这便是童年时代我所亲历的环境，一念至此，仿佛瞬时撩开了道道帷幕，岁月原来如此沉重，而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秦俑一号坑保护大厅、野草莽撞的院落、红瓦覆顶的房屋、还有那株永不枯槁的老杏树，全都争先恐后地回到了我的记忆之中……我在巨大的树荫下纳凉，一溜排开的矮屋中，既有我们的家，也有专门的屋子用来修复陶俑。一些“知了”趴在树干上懵懵懂懂，静静修行，而另一些却在饱餐之后号啕大哭，仿佛突然之间意识到

生命的晚景，为命运的不公而据理力争……那时候，母亲正在工作室里从事修复，而我却在树下捉蚁斗虫……

三

必须承认，年少的时候，我们还远没有学会运用自然眼光，理性更未在头脑中成形。在那些懵懂无知的年头，除了夕阳、树木和一号大厅，我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陪伴者。一号大厅是我的严师，身姿挺拔，严厉、渊博、风度优雅，直到我结识了始皇帝陵之后，才发现了另一种能够和它比肩的伟大。帝陵渲染了骊山北麓的平原风光，但却像个逆子，兀傲的姿态仿佛取得了成功，孤独的背影却使它背离了和睦的家庭。不甘平庸的气质在它那冲天而起的坡度上得到了恰当的流露，与一号大厅半弧顶棚所特有的优雅相较，它显得更为狂放，更为跋扈；但它们都拥有相当的力量，正是这种慑人的能量使帝陵和大厅品性互通。

这两者的宏大表象在我童年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亦使我在成年后意识到它们的本质中蕴含着可贵的幸福源头。它们的伟大对庸常事物形成尖锐的喻讽，从而把那些在庸人眼中极具诱惑的事物之价值大大降低了。当我走出帝王陵区，尤其是步入城市那荒蛮之地，我发觉人的眼光原来可以如此远大，从而能够毫不费力地避开那些琐碎、鄙俗的事物。我们的心胸被这片充满奇迹的土地无限扩大，大得足以容纳无限多的挑战和磨难。而且，在穿越千年艺术品的映照之下，人人都应当具备创造的才华，需要小心的是，切莫让生活的重负把灵魂的轻巧日渐拽下！如果想要像吉本那样，在老之将至的时候以“愉悦”抹去“占去”的苦闷，就让我们跟随喜好梦幻与漫游者的步伐，在幸福的源头那儿尽情地歌唱、沐浴吧！

目 录

记忆·大厅	/ 1
环境·旧居	/ 33
博物馆里的秋天·时光漫步	/ 58
重生·秦俑	/ 87
乡村·岁月	/ 136
年轮·植物	/ 166
永恒·秦陵铜车马	/ 181
年华·学者	/ 209
葡萄藤下的阴凉·时光漫步	/ 231
印象·始皇帝陵	/ 248
回顾·附记	/ 267
致谢·后记	/ 271

记忆·大厅

我一直同时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由于遗传因素组合，使我在空间的某一地点和时间的某一时刻度过的人的生活；另一种是没有面孔、没有名字、不受地点限制、不受时间约束的“内心”的生活，这种生活才是整个一生的本质和灵感。

——罗曼·罗兰

—

大多数人年少时都会有点愚钝，像那些未曾绽开的花骨朵，虽不乏灵气，却不能畅情达意地表现成熟花朵的芬芳和神韵。可是，谁又曾发现，在尚未成熟的内心世界里，天然藏匿着一种巨大的可能性，仿若一只生性乖僻的小兽，安静地等待着某一天或是某一特别时刻的来临。在等待的时候，它时而乖巧，时而任性，时而忧伤，时而兴奋。你知道吗，它在悄悄练习，所有的努力和积累，都是为了将来能一下子抓住某个极易错过的契机。它的耳目日渐聪敏，感官运用已经随心所欲，如同嗷嗷待哺的幼婴变成了翻天覆地的小顽童，它如此狂妄，如此鲜嫩，十分幼稚，且又敏感，陌生世界一旦对它呈现，它竟立即想要做出一个周到、详尽且又不知天高地厚的评判。这就是幼年。当我被那样一种懵懂混沌团团包围的时候，自大的天性适时受挫，我上的第一课——永远都不会忘掉的第一课——是神秘的秦俑一号坑保护大厅带给我的。我的精神源头

被它开启了，是开启吗？或者根本就是赋予！我的第一个导师，身姿挺拔，满面厉色，渊博而豁达，我有点害怕，却又不得不听命于他。

我等待着，生命的花骨朵正处在含苞待放的时刻，虽然还没有彰显生命的活力与光泽，但我知道，总有一天，它会像身怀魔法的精灵一般迷人心魄。而此时，我却不得不在大厅的阴影里规规矩矩地呆着。偶尔，我把目光抛向晴空，大厅仿佛看出了我的不安分，它教我敞开心胸，不要那么鬼鬼祟祟；于是，我第一次跳出了母亲的掌心，我站在大厅旁边，把目光投向蓝天，一绺头发遮住了视线，透过它，大半个天空被切割为缕缕片片，就在那时，韵律之美携手智慧雨露开始给予我特别的眷顾，大厅第一次跟我说话，“孩子，用不同的方法观看，世界是不是更美些……”

它一直给我启迪，我得到了锻炼。一时之间，在属于考古队的小院子里，我开始了疯狂的游戏，我平躺、侧卧、甚至倒挂着，以便获取不同的景观。可当大厅倒悬在我的取景框中，我看到了一张严肃的脸，我立即收起自己的把戏，仿佛听到了严厉训诫。游戏虽然终止了，但在其中获得的一切都将乐于培育和滋养孩子敏感的心绪，正如清清河水淌过浅渠，滋润河床却不着痕迹，智慧与美的甘霖将会涤清内心那些懵懂无知，并在秋天为我们留下璀璨而辉煌的残叶。或许到了那时，大厅才会施恩，才会慷慨地向我展示它所蕴涵的全部奥意吧……

在那些等待的岁月里，我常常搞一些小破坏，或者折磨昆虫，或者虐待草木，那一时期它们还从未向我展示过只有心灵才能领略的深刻美感。我把等待成熟的烦闷尽数发泄在这些不相干的事物上，仿佛这样就能驾驭某些东西。然而，事实并非如我所想，我总是个失败者，而大厅始终保持沉默，仿佛要以这种方式鼓励我，“孩子，你急什么，人生才刚刚开始呢！”我渐渐明白，无论我们多么渴望、多么急切，一旦时过必然境迁，昔日景象以及寄身于它的精神之果都难再重现，不论是那些简单朴素的，或是缤纷华丽的。我们同样难以再度体验那些平淡而忧郁、兴奋而踌躇的时刻，“人的确不能在回忆中生活，因为它会使人衰弱。”可我们是否能够自由自在地驾驭思想之航船呢。很多时候，我会产生疑问，针对记忆，我会茫然慨叹“唉，原来都是些靠不住的东西！”但是，每

当夜深人静，虫声渐起，我又总会难以自持，一再陷入迷离的幻境，顺着记忆的轨道，向着岁月深处疾驶而去。

冰凉而霸道的铁轨，从不容你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当然，更不会让你轻易转换到另一条你想要选择的轨道上去。幽闭的车厢是一个承诺，一个禁锢，那么冰冷，那么强硬，灵魂没有旅伴，孤独无望，不得不开始那一趟趟独一无二却又时常来临的旅行。可笑的是，当那一切幻境体验悄然结束，而你渐渐沉入梦乡以后，你又多半会在夜半乍醒，于独思的冷静中突觉怅惘，情愿在那种极端受虐却又难以逃离的情境中学会享受，并且变得郁郁寡欢，热爱幻想。必须承认，年少的时候，我们还远没有学会运用自然眼光，理性更未在头脑中成形。很久很久，我活像一只腼腆的刺猬，焦躁而又害羞，而别的孩子也不过是一只只谨慎的蜗牛，神经质的触须难以经受任何风吹草动，沉重的壳成年累月背着，总是小心翼翼，每当遇到那些考验勇气的时刻，我们都宁愿蜷回那个自以为坚硬、安全的窝。

在那些长久蛰伏不出的年头，除了大厅，我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陪伴者。由于孤独、无力自保，我常常怀着做梦般的沉静心情，不断创造着一系列脱离于现实生活的梦境。那些幻想与梦境终于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它们时常使我慌乱，亦使我感到茫然。又过了很长时间，大概有好几年，我终于第一次鼓足勇气，我开始主动审视周围真实而又陌生的世界，突然间，我惊奇地发现，在一号大厅之外，整个世界似乎都充满了意外、陷阱以及荒蛮！

幸亏还有散步！那正是一些甜蜜与担忧相互交织的年月，闲散和放松在生活的美好规划中占有一定篇幅。只要有父母相伴，我便乐于外出，而在他们的陪伴之下，我们总是在田野间散步。我心不在焉，免不了他们一再指点，要我多看看那些“对眼睛有好处”的绿色植物。可我怎么也无法把目光长久地停留在芳甸之上，远处是迷蒙的山峦，大多数时候它们好像都沉浸在稀薄的炊烟或雾霭之中，看上去虽不清楚，却能坦坦荡荡地横陈于天地之间。山峦上方，总有几朵轻云，绵软悠闲，静止漂浮，如几叶白色扁舟。而近处的地面上却杂草丛生，它们既无风度又无